

FENGKUANG

YU

XINYANG

X I A M U S H U S H I Y A N J I U

疯狂与信仰： ——夏目漱石研究——

李玉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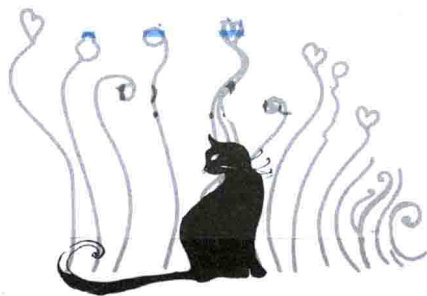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ENGKUANG
YU
XINYANG
X I A M U S H U S H I Y A N J I U

疯狂与信仰： 夏目漱石研究

李玉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狂与信仰:夏目漱石研究 / 李玉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61 - 3362 - 0

I. ①疯… II. ①李… III. ①夏目漱石(1867 ~ 1916)—文学研究
IV. ①I313. 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64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朱凤兰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巍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91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作家漱石的文学出发

佐藤泰正

夏目漱石在他的《文学论》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怀着被英国文学欺骗的不安之念开始了伦敦之行。”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和论及，某位知名评论家是这样理解的：这种不安之念，并非起于对文学的不解，而是起于对自身的不解。

从一开始漱石就把“我是谁”当作最大的探究对象。他的所有疑惑都来自“人生是什么”这一终极命题。对漱石来说，他的文学出发基于：人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人生。凡论及人生的学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他说：文学是指向人生的，苦痛也罢、穷困也罢、忧伤也罢，凡人生之所遇即文学，呈现它们的自然是文学者。

在创作《道草》和《明暗》期间，漱石的文学创作已经完成了从“往相契机”到“还相契机”^①的回转，特别是在晚年，提出“则天去私”，这不仅仅是人生论，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论的构想。他把创作与学理、人生观与文学观，诸如此类不即不离的二元概念统合起来，可以这么说：求心与求道的姿态贯穿了漱石的全部文学作品。发表在明治二十九年十月的一篇题为《人生》的作品里，漱石曾这样写道：小说无非是展示了错综复杂的人生的某个侧面，从中教给我们一条哲理，无论是“叙述境遇”，还是“描写品行”，或者“尝试做心理上的解剖”，以及“从直觉上审视生活”，在所有这些方式的底部，都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权且叫作“狂乱”的东西，小说之于人生意义的解释，不是明言而是暗示。文中提到的不可思议的“狂乱”，构成了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内核”。漱

① 往相与还相：都是日本佛教术语，往相即在极乐净土获得往生的姿态；还相即获得往生的人再次回到人世，教化众生的姿态。

石早年的作品中也隐约出现这样的句子。如在《一夜》中，漱石说：“我很无奈地认为，自己是在写人生而不是写小说。”在《兴趣的遗传》里，他却又固执地相信：“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小说，或者是已经接近于小说的不自然的东西。”而在长篇小说《矿工》里，他又将“无性格论”深度展开，断定：“真正的人生纠葛，是小说家们永远写不出来的，那是连上帝也拿它没办法的东西。”

1900年，33岁的漱石远渡重洋留学伦敦，决定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弄明白一件事：文学究竟是什么？漱石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呢？他认为：“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似乎是两类不沾边的物质”，无法在他那里统一起来。我曾经在很多场合下说过，漱石是那个所谓“文明开化”时代最独立的一位作家，当然也是最苦闷的一位作家，他以文学的方式对文明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随着时间的流转，其意义显得格外重大。

在执笔创作《心》的前一年的年末（大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漱石应邀在母校第一高等学校做了一次题为《模仿与独立》的文化演讲，其中说道：日本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总是沿着西欧文化的踪迹一路追赶是不行的，我们要学会培养独立的志向。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演讲中，漱石反复触及到“自白”的话题：人如果犯了罪，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倘若犯罪人的内心，有一条像秘密通道一样的隐秘空间，让他逃脱似的可以对罪行进行反思，做最真诚的自白和忏悔，至少在他的灵魂深处，罪恶感会得到释缓。这样自白式的小说是好小说。在法律上，有罪必罚，但是在文学上，罪恶感被彻底洗清了。长篇小说《心》里，“先生与遗书”那一章第二节，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正在自己剖开自己的心脏，要把它血泼到你的脸上去。当我的心脏停止搏动的时候，能够在你的胸脯里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我就满足了。”真正的文学是人间学，漱石的文学出发，从审视自我开始。

以上章节，摘自《夏目漱石论·作家漱石的出发》，是我早年的旧作，节选其中的片段，权且为李玉双的这部论著作序吧，一则为祝贺论著顺利出版，二则期待夏目漱石的文学在美丽的中国产生更多共鸣。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夏目漱石文学观及其渊源	(11)
第一节 “余裕”与“非人情”	(11)
第二节 文学是认识要素与情绪要素的统一	(14)
第三节 真、善、美、庄严四要素	(16)
第四节 夏目漱石对英国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21)
第五节 夏目漱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23)
第二章 存在意义的迷失与价值重建	(34)
第一节 生存困境与变革启蒙	(34)
第二节 现实中的荒谬与反叛	(48)
第三节 超越生存虚无	(61)
第三章 多维视野中的夏目漱石女性观	(81)
第一节 认同返璞归真的女性	(81)
第二节 对恶女的鞭策性描绘	(86)
第三节 女性意识的觉醒	(94)
第四章 疯狂与信仰	(110)
第一节 自白与忏悔	(110)
第二节 人生烦恼与精神救赎	(126)

第五章 走向和谐世界之路	(145)
第一节 自我反省意识	(146)
第二节 《明与暗》的意义	(149)
第三节 则天去私	(158)
结 语	(164)
参考书目	(166)
后 记	(171)

导言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深邃哲学思辨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杰出作家，是人类自由思想的代表。在漱石逝世将近百年的今天，若问近代日本文学代表作家是谁，十人中必有九人会说出漱石的名字。在十二年的作家生涯中，他创作了十五部小说、两部文学论著，大量随笔、汉诗、俳句以及大量的书信和日记，此外他还是出色的绘画家、演讲家和优秀的学者。其作品中表现出的丰富精神世界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精神文化丰碑。夏目漱石对普世价值和人性等重大问题的执着探索，使其文学作品折射出经久不衰的精神魅力。

一 日本文明开化中的夏目漱石

明治维新前的 1853 年，美国海军舰队驶入江户湾，向日本官方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骚动与混乱。第二年，美国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日本将面对美国的炮舰，有着被攻击灭亡的命运，在幕府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缔结《日美和亲条约》。1868 年的明治维新，日本由上而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废除封建体制，给予国民选择职业和信仰的自由，以西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为蓝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即是西洋化。

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国民心声也是向往民主，如自由民权活动家板垣退助创立自由党，宣传自由、平等。1890 年日本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在其后日本挑起了两次侵

略战争, 1894 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 1904 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竟然战败了两个大国, 连西方人都感到惊奇, 日本上下滋生了天下无敌的狂妄状态。

随着日本欧化风潮的发展, 社会发展已经背离了维新的初衷, 走向歧路。主要表现在受欧化政策的影响, 日本进入“鹿鸣馆时代”。由英国人设计具有意大利风格的鹿鸣馆建成于 1883 年, 此后, 就成为日本上层人士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 将欧化之风推向高潮。民众受欧化风潮的驱动, 各种标新立异的声音层出不穷, 如鼓励日本人与西洋人通婚, 放弃日语将英语作为国语, 还有倡导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等主张, 1889 年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 森有礼被刺, 加之此后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战争获胜, 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势力逐渐高涨。同时, 在日本有识之士中, 也出现了一些世界主义者, 他们反对极端欧化和极端的国家主义, 希望找到一条包容性的道路。

漱石出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 他的家境此时已开始衰败, 加之上面有 5 个兄妹, 父母年事已高, 他的出生并不受欢迎。出生不久就被送与他人作养子, 9 岁因养父母不和而回到亲生父母家, 正式复籍是 21 岁。这种被遗弃的人生经历对于漱石后来走向文学道路有着莫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诞生在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社会重大转折时期, 无疑这也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幼时学习中国古籍, 培养了东洋文化趣味, 17 岁后又开始学习英语, 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 又让他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秩序中。在日本帝国大学期间就已经显示出优秀的才学。他撰文(《老子的哲学》)批评老子的神秘主义, 赞赏英国诗人惠特曼的表达民主倾向的诗歌(《文坛平等主义的代表惠特曼的诗》), 还分析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在东京谋得一份英国文学教授的职位走向学者的道路, 但他却阴差阳错去了偏远的山区一处中学当起了孩子王, 这意外的选择让他周围的人很不理解。在松山中学工作一年后, 又转到熊本第五高等学校(高中), 在熊本他加入好友正冈子规创办的俳句学会, 与夏目镜子结婚, 长女出生, 看似生活充实, 但漱石并不满足。他希望改变工作, 有自由的时间, 全力投入到所喜爱的文学事业。大学毕业 7 年后, 33 岁的漱石以英语教师的身份被公派到英国学习。由松山到熊本, 再去伦敦, 正应验了他大学刚毕业时客居在一个寺院中的和尚的话, “您有一路西行

之相。”^①

漱石到达英国后，注册了伦敦大学的旁听生，但不久由于对课程的失望或许还因为经济的原因，他不再去学校听课，而是自己请研究莎士比亚的50岁的老教授克莱格博士进行每周一次的个别指导，这对于漱石爱上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给予了有益的启发和帮助。漱石在他回国后写的永日小品中，有一篇回忆文章《克莱格先生》，文中曾提到，克莱格先生出版过《亚丁·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两本书，他写道：“回国后，我在大学里讲课，《亚丁·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两本书着实让我受用了一番。在我看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本《哈姆雷特》更周到更得要领的书了。可在当初，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此之前，就很让我震惊。”^②

漱石留学英国期间，他最想解决的是何谓文学的问题，探究东洋与西洋文学到底有何不同，也时常与爱好文学的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仅仅读文学书籍，永远寻求不到什么是文学的答案。在那段灰色苦闷的日子里，他放弃了阅读文学书籍，将其尘封箱底，开始扩展阅读，如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等名著，他每晚潜心攻读到深夜，打算在英国留学期间收集资料，归国后写一部专著，他以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为起点，探究人生及其意义，其次剖析文明开化带来的结果，开化的发展以及开化对文艺开化带来的影响。过度的勤奋学习，使漱石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以至于在英国有人说他神经衰弱，也有日本人致信文部省说他发疯了。但是漱石在给夫人的信中批判了这些流言，就让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在镜子的《回忆漱石》一书中，漱石在实际生活中的病症主要体现在被害妄想和跟踪妄想。关于漱石发疯、神经衰弱还是神经官能症等说法，都是普通人对他的看法，而日本评论家吉本隆明将漱石发疯看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概念上的不相容性，是作家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为好的矛盾心理造成自己的分裂状态，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而是文明开化的产物，如果这一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发疯就难以解决，简而言之，漱石的发疯亦即西方和东洋文明的差异问题，是他成为

① [日] 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伟大作家的缘由。^① 漱石本人更是以发疯为荣，甚至在归国后也视神经衰弱及发疯为幸事，认为这是他事业成功的有利因素。在漱石的眼里，在这个价值颠倒的社会里，真正发疯的不是被关进疯人院的人，而是关人之人。他在《我是猫》中感慨道：

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莫非所谓社会，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造了疯人院，把那些人送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②

福柯在其《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谈到，疯癫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尼采的疯癫、梵·高和阿尔托都属于他们的作品”^③。在权力主宰下的维新时期的日本，漱石被认为发疯也是上帝赐予的恩惠。漱石思想深受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内心有着深重的苦恼，有着忧郁、孤独的情绪，其文学创作近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在性格的双重特征方面极为类似，揭示现实的阴暗和荒诞，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深刻性与超前性。他博学多识，不仅通晓文学及文学理论知识，而且熟谙美学、哲学、心理学、宗教等，其文学作品深刻洞察人类精神世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二 夏目漱石的魅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观念都发生了极大转化，过去从理想出发的教育，逐渐变化成从事实出发的教育，他认为这种变化来自科学的发展，人

① [日] 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题』，春秋社 1986 年版，第 56 页。

② [日] 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译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0 页。

③ [法] 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0 页。

们用科学的精神观察和研究社会，还有就是取消了等级制度等诸如此类的变化，引起现代人思想的变化。漱石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以一个进步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对禁锢思想的封建道德给予批评的同时也正视西方文明带来的弊端。1911年，漱石在和歌山的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指出，西洋的文明开化是内发的，而日本的文明开化是外发的、肤浅的，人们盲目地追赶西方，但其精髓并没有真正吸收，所以导致社会畸形发展，人们变得不安、浅薄、疲惫和绝望。这是漱石对日本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三四郎》和《从此以后》等作品就体现出他对这种境况下的日本前景的担忧，在日本人为日清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沉浸在国运上升的喜悦中时，漱石清醒地正视着日本的命运，如在《三四郎》中，广田先生毫不避讳地对三四郎说：“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无济于事。”“（日本）将会亡国呢”^①，他为盲目乐观和急于扩张的日本敲响了警钟。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是漱石文学的魅力之一。

夏目漱石的魅力还在于他独特的女性观。漱石文学中描写的女性缺少温柔，难以找出一个冰清玉洁的女性，这是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共感。他作品中的女性，在恋爱或是生活方面，都有着积极主动和自由奔放的个性，如《虞美人草》中的藤尾、《三四郎》中的美祢子等，可以说她们才气焕发，相貌美丽，与传统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让人羡慕的同时也惹人反感；还如《使者》中的千代子、《行人》中的阿直、《明与暗》中的阿延等人物形象，都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深切凝视和感受到的人物，她们把男性逼到痛苦的边缘，是令男性怀疑、恐惧的女性。《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可以说是漱石塑造的最完美的女性，作者打破原有的对女性的成见，以肯定的、深怀激情的笔调描写出一位娴雅、聪明、勇敢和精神美的女性，她最能理解高等游民代助，指出“（代助）不寻常的逍遥自在带有厌世的成分”^②，她不仅是漱石文学也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塑造出的最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纵观夏目漱石文学，他根据自己对女性的认识，创造了三类不同的女性形象，即理想型、显恶型和觉醒型，体现了他在特定语境中对女性伦理道德的评判。尽管夏目漱石对女性有许多偏见，但在争取男女平等、婚

① [日] 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② [日]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页。

姻自由等方面,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思想。夏目漱石的创作跳出了单一的平面描写模式,探求女性生存的意义,赋予了作品高层次的艺术品位,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意识。

还有一个方面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漱石创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宗教思想。宗教文化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使其文学创作内容和主题的丰富博大凸显出来。日本有不少学者关注过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还鲜有涉及。漱石是一位无神论者,他热情追求自由思想,强烈讽刺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和形式主义,并在小说中展开对宗教的理性批判,同时他又憧憬宗教的伦理要素和超越思想。作品中的“善恶观”、“罪感意识”、“恶的救赎”等宗教意识,包含了其深刻的宗教哲理,可以看出,他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安身立命,而且也是突破个人的私我,达到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的和谐。夏目漱石是日本少有的能把灵魂力量展示出来的伟大作家。他晚年践行自我反省意识和倡导“则天去私”观念,以期通过“去私”摆脱精神束缚,获得人格的自我完善,期望以此消解苦恼,约束日本近代社会的自私与贪婪。他主张以“则天去私”的理念滋养、丰富自己的心灵,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在没有爱的地方催生爱、播撒爱的种子,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使其臻至和谐与快乐的理想境界。

漱石文学中体现出的现代思想和艺术技巧,在日本近代文坛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若是没有漱石这位作家,近代日本文学会黯然失色。他的文学理想是期望揭示生存之意义,而且还期望推动人们去追求有价值意义的人生。他的作品依然深受读者的喜爱,其显性化小说《哥儿》,简洁明快、脉络清晰,依然被广泛阅读;潜性化小说《心》,悲情感人,寓意深刻,亦深受年轻人喜爱。因为他作品的张力,特别是正义感和伦理感深深打动读者心灵。“在日本近代作家中,若要说出一位充分表现日本明治后诸问题的文学家的话,非漱石莫属。”^①他的作品就社会重大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社会问题多视角的观察,对人物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的刻画,都具有超前性,透视出明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息,贯穿明治始末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漱石的作品里都得以体现。面对文明开化后社会极度黑暗的现实,在这个苦恼者眼里,国家命运、国民道德、人的生存,成为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漱石文学表明:日本文明开化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正面,

①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题』,春秋社1986年版,第19页。

是虚妄的文明，特别是明治末期，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社会动荡，价值观混乱，战乱不断，生离死别，导致知识分子希望幻灭，精神压抑，悲观绝望，所以，“自我幽闭”是明治末期文坛的普遍现象，是知识分子悲观情绪的流露。漱石走出“自我幽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明治社会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出现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例如，漱石在《心》中所描写的人物 K，是具有“明治精神”的典型代表，因理想破灭而绝望自杀，作者在大正三年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是为了唤起被幽闭的“明治精神”。漱石晚年自传体小说《路边草》，将日本经济的匮乏、价值沦丧和拜金风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钱，如建三的姐夫离职后拿到一笔养老金，为了盘算几个利息，打算放高利贷，以致让建三感慨：“不合理的事，在这个世界上要多少有多少啊。”^① 还有《明与暗》中“贫民的同情者”小林经常被警察跟踪。读漱石的作品倍感熟悉，就像审视我们的生存境况。目前在中国，虽然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不时发生的事件、道德沦丧、拜金风气以及文坛的幽闭现象等，与百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

王小波曾在《关于幽闭型小说》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的例子，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股味。”王小波说自己“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他的艺术见解是“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② 这和夏目漱石的文学理念完全契合，漱石文学就是走出幽闭、打破囚笼、摆脱噩梦的文学典范，他的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缩影，是灌注他心灵生气的伟大艺术。

① [日] 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3 页。

②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2—163 页。

三 批评界对夏目漱石文学的阐释

夏目漱石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对人类本性的深刻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他独特的个性,尤其是他作品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深刻性和创新性,是被广泛阅读的关键所在。漱石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世界各国亦深受读者欢迎和学者重视。一个世纪以来,评论家对漱石文学不断重新解读,可谓久盛不衰,在日本至今还没有一个作家的研究胜过漱石。

日本漱石文学研究早期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主义作家系谱上的漱石论”,如正宗白鸟、田山花袋等,他们眼中的漱石文学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含有“憎人厌世”等因素,批评其文学是“高等讲坛”,不过是陈旧的“劝善惩恶”文学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人文主义或者人格主义者系谱上的漱石论”,这是漱石弟子们关于其文学的共识,主要代表作有小宫丰隆的《漱石的艺术》与和辻哲郎的《先生其人及艺术》等,其后还有评论家唐木顺三的《漱石概观》以及泷泽克己的《漱石》。他们持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漱石先生由“我执的苦恼”到“宗教意识”的探寻者,最后达到“则天去私”的境界。之后,文学评论家江藤淳的《漱石》和《漱石与时代》两部论著,完全抛开运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哲学的决定论、传记方法以及自然主义文学家们研究文学的尺度,运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漱石文学进行了全新诠释,他认为漱石文学创作是他自身三个方面的艺术体现:(1)狂气;(2)(与登世嫂)私通的甜蜜追忆及罪恶感的二律背反;(3)立身出世荣耀的功名心,打破了漱石“则天去私”的“圣人”偶像,指出漱石是“爱之不可能”的证实者,而非求道者。但这只是江藤淳的个人观点,事实表明震撼心灵的漱石文学将与世长存,无论是有意无意的曲解都变得黯然无光。

日本学术界“三剑客”吉本隆明、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对漱石文学做出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吉本隆明在《漱石的主题》中指出,漱石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反映的是社会 and 人性,是普遍的人类共性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日本近代文明中知识分子不得不背负的“文明苦”的问题。柄谷行人在《漱石论集成》中,利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来评价漱石文学,对漱石的哲学思想、存在问

题做了彻底的梳理，全面把握漱石的文学思想。他指出漱石文学是“悲剧”性文学。漱石在两种文化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复杂思想，使他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很不合拍，其感受是敏感而独特的，这种“精神上的黑暗，或者说精神的地下室”是他苦闷的根源。如果一个人既不能像真正的宗教徒那样超越，又不能融入世俗，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剩下的只能是痛苦。^①小森阳一的论著《读漱石》和《重读漱石》中对漱石文学的独特性解读也特别引人注目，他注重通过漱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来探讨漱石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他借鉴西方女性批评的理论，对漱石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阐释。佐藤泰正对于漱石的“文学与宗教”有过独到的探讨，认为漱石“则天去私”的本质与宗教相关。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漱石的重新解读，带动了20世纪90年代漱石研究热。在漱石文学研究队伍中，有语言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家等等，每年有数千篇论文（含专著）出版。近年来，年轻学者对漱石文学研究亦取得了卓越成就，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和深化，伦理道德、存在主义哲学、历史观、自传性解读、宗教思想和性别研究等，为我们的漱石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漱石文学的译介始于鲁迅和周作人。鲁迅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推崇他文学创作的“余裕说”和作品的幽默讽刺风格。20世纪80年代，刘振瀛主编的《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何乃英出版了《漱石和他的小说》，李国栋出版了《漱石文学主脉研究》，这些著作对漱石文学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及其文学体现出的“真”、“善”、“美”等方面进行过探究。90年代以来，漱石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刘立善出版的《日本文学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爱的觉醒》，从爱情观角度，来透视日本近代作家关注自我价值的新意识，遗憾的是，这部论著不是漱石研究的专著，只有一章是专门论述漱石文学。1998年何少贤倾注了10年心血写了《日本现代文学巨匠——漱石》，他将漱石放到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中，系统研究漱石成为文艺理论家的过程，通过考察漱石文学理论与批评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漱石文学及其思想。李光贞的《夏目漱石小说研究》和张小玲的《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文化身份构建》，对漱石文学创作以及文化构建展开研究，揭示出漱石之于日本特色的文学

① [日] 柄谷行人：『漱石論集成』，平凡社2001年版，第371頁。

近现代化之路的意义。

漱石是一位多元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本论著试图在多维视野中去研究，彰显其文学创作及其思想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首先通过漱石的文学理念、“存在”问题、女性观以及宗教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探求漱石文学中关于人的存在状况，诸如个人对人生的悲观、绝望、厌倦、恐惧心理和生存的虚无境地，揭示作者追求个性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弘扬人文精神等价值观重建的美好愿望。其次分析漱石的生命历程及作品中的叙事和人物形象，透析作者的宗教意识，诸如罪感意识、恶的救赎以及超越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漱石的宗教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嬗变过程，内心呈现出极端的矛盾与痛苦，漱石文学展示出的宗教情结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极力批判对神佛的偶像崇拜，又憧憬宗教的伦理要素和超越思想，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从宗教中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为我们揭示了宗教与人生命关系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实证和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漱石文学创作及其思想。基本思路是把漱石文学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并通过与西方作家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比较来进行综合考察。在漱石文本材料的运用方面，囊括了其全部作品即：小说、随笔、汉诗和文学论著、演讲集，以及作者的大量信札。研究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漱石文学创作放在东西方文化影响上去实证考察，把握漱石文学思想渊源，同时尽可能多地关注漱石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进而准确全面地把握漱石创作的本质特征，揭示其思想形成的必然性。第二，注重文本解读，用心去体味作者的思想。借用一段文字来说：“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①

当今世界，价值观混乱，物欲横流，道德迷失，人的精神变得日渐紧张和焦虑。漱石文学思想对于突破生存困境，塑造崇高人格，提升社会道德具有积极意义。再过三年，是漱石逝世一百周年，对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作家的研究将会备受重视，期望本书能为丰富漱石文学研究提供可参考的资料，也期望漱石的文学创作，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能有启发意义。重温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对于穿越虚无守护诗意尤为重要。

^① [法]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